

中国

犁牛

文化

胡泽学 著



中国 犁牛 文化

耕
東皋一犁雨
布穀初催耕
綠野暗春曉
烏犍苦肩輿
我銜勸農字
杖策東郊行
永懷歷山下
往事關農情



胡泽学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中国犁文化 / 胡泽学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6.12
ISBN 7-5077-2784-X

I. 中… II. 胡… III. 犁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S2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3647 号

责任编辑: 陈 真

封面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yg@psina.com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4055 67675512 67678944

印刷厂: 河北三河市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 787 × 96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定 价: 30.00元

犁与文化

——《中国犁文化》序

曹幸穗

我的同事胡君泽学把犁与文化编撮在一起，条清理晰，文畅图茂，蔚然成卷。初稿甫成，约我添削，幸得先睹为快。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耕耘畜养绵延了上万年。年复一年的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不仅养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而且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大到思想意识、价值判断，小到日常起居、言行习俗，都深深地浸润着农业文化的印记。比如，我们得到师长的褒奖提拔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说“承蒙栽培”，我们在挑选英俊杰出任要职时就会说“培养人才、选拔干部”，我们把伏案写作称为“笔耕”、把老师授课称为“舌耕”，我们甚至把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誉为“丰盛的文化大餐”，等等。这里的“栽培、培养、选拔、耕、大餐”都是源自农业生产，渐渐地成了一种文化，以至我们说到它们时完全没有意识到竟与农民种地有关。犁是农耕活动中最重要的工具，也是农业文化中最典型的符号。犁文化实际上就是农业文化的缩影。作者以此为题，用“文化之犁”耕出了一片清新的学术园地，带点泥土的芳香，带点书卷的儒雅，可谓慧眼识珠，匠心独运。

农业文化属于民间的乡土文化。它既区别于依附权势的官绅文化，也区别于显示智慧的精英文化，更区别于引领时尚的市井文化。随着农业机械的轰鸣声逐渐掩盖了扶犁垄上的田园牧歌，随着都市的拥堵紧张逐渐挤占了乡村的悠闲恬静，人们以一种割舍不断的历史情结，开始怀念和向往乡村边寨的民俗和文化。正是有了这种返朴归真的文化回归，才使种种与犁相关的文物、文献和文化成为我们品赏的对象。《中国犁文化》把千百年积淀下来的犁的“三文资料”和民间尚存的犁具实物

熔为一炉，冶炼锻造，去粗存精，为读者奉献了一部可读可赏、可收可藏的佳作。

《中国犁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的特点。

一是地域多样性。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千变万化。从南方的热带农业到北方的寒带农业，从东部的沿海平原到西部的山地高原，农业的地域类型十分丰富多样。农业文化是带有很强的环境生态特点的地域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甚至还有“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说法。各地的犁具形制多样，因地制宜，因物制宜。

二是民族多元性。中国 56 个民族都对农业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一部中国农业史，就是各民族的独特文化多元交汇的历史。各民族在其繁衍生息过程中，依据不同的环境资源特点，创造了自己的农业文化。比如，西南的梯田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江南的圩田文化，都是自成体系的农业生产方式，都有与之相应的生产工具和生活习俗。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在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中，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形成了多元融合的特点。我们从本书的相关章节中可以看到，尽管各地的犁在形制上有所不同，但是都有着文化交流、传播传承的印记。这其中既包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农业文化传播，也包括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之间的农业文化传播。

三是历史传承性。农业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原生文化，至今我们依然可以在乡村的某些习俗中发现原始文化的踪影。由于环境、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各民族的农业文明进程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梯性。有的地区发展程度较高，传统的农业技术或生产工具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依然在使用和传承。本书作者多次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作田野调查，发现和搜集了许多珍贵的鲜活的“犁具化石”和“文化遗存”，由此构成了犁的文化遗产的古今文化链。

四是乡土民间性。农业文化与农民和土地紧密联系，与平民百姓共生共存。农业文化的民间性特点，使它在历史风云际会中，既不受朝代演替的影响，也不因时尚文化而改变。比如，当今都市里流行卡拉 OK、迪斯科、麦当劳的时候，僻远的乡村还在唱着古情歌，跳着采茶舞，吃着荷叶饭。这一切都是几千年中形成的习俗，年复一年，连绵不断，深深植根于乡村生活的土壤之中。作者收集的许多关于犁的

民间传说和习俗，充分地反映出农业文化的生命力，也反映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纯朴农民的信仰和追求。

《中国犁文化》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它给读者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和知识。生活于都市的读者会感到新奇，生活于乡村的读者会感到亲切。各得其所，各有所获。其中的钝利短长，当然应该由读者去评说。不过，作为作者的同事和朋友，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还是想说，本书是一部有缺点、有不足的好书。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学术是不可穷尽的，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会有缺点、有不足，这才使得学术永远具有再研究再探索的魅力。二是本书是一个开创性的尝试，但谋篇布局还需深思熟虑。本书有一个躲都躲不过去的问题没有述及。那就是，中国犁文化曾经如此发达，如此先进，可是中国为什么没有最先发明拖拉机？这个问题本是题中应解之义。作者是否有意避重就轻，专拣熟的卖？为此，在审读全书之后，我曾很委婉地向作者询及此事。作者一笑告知，这是敝人下一部拙作的内容。听后我顿感释然。在喜读本书之后，让我们一同期盼作者的新作问世！

杂陈如上，聊以为序。

丙戌季秋初八，于京东野农斋

目 录

引言

第一章 犁的历史

- 第一节 耒耜 (8)
- 第二节 石犁 (15)
- 第三节 青铜犁 (19)
- 第四节 铁犁与直辕犁 (23)
- 第五节 曲辕犁 (28)
- 第六节 犁耕技术的进一步完善 (33)
- 第七节 从冷农具走向机械化 (36)
- 第八节 中国犁耕技术的飞跃 (40)

第二章 犁耕技术的进步

- 第一节 社会经济制度的更迭 (53)
- 第二节 历代统治者的重农革新 (54)
- 第三节 人口增长与迁移 (57)
- 第四节 农业生产环境的变化 (60)
- 第五节 土地利用方式的增加 (63)
- 第六节 相关行业技术的进步 (66)
- 第七节 科技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交融 (68)

第三章 古代绘画雕塑中的犁

- 第一节 画像砖石中的犁 (75)
- 第二节 壁画中的犁 (82)
- 第三节 模型、陶俑中的犁 (103)
- 第四节 农耕图中的犁 (108)

第四章 犁的形制变化与犁耕技术的传播

- 第一节 犁的形制变化 (117)
- 第二节 犁耕技术的传播 (127)

第五章 古籍文献与农谚中的“耕”

- 第一节 古籍和农书中记述的犁 (145)
- 第二节 咏农诗中的“耕”及耕读文化 (153)
- 第三节 农谚中的“犁耕” (161)

第六章 形制各异的犁

- 第一节 华北地区的犁 (171)
- 第二节 东北地区的犁 (175)
- 第三节 华东地区的犁 (177)
- 第四节 华中地区的犁 (183)
- 第五节 华南地区的犁 (186)
- 第六节 西南地区的犁 (189)
- 第七节 西北地区的犁 (195)

第七章 民间传说和节日民俗中的犁文化

- 第一节 民间传说中的犁耕故事 (203)
- 第二节 历代帝王亲耕仪式 (205)
- 第三节 节日习俗中的犁文化 (208)

- 结语 (215)
- 附录1 图片目录 (224)
- 附录2 参考文献 (231)
- 后记 (233)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据考古出土资料来看，至今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也有 5000 年。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因而，中国也同样是世界上著名的农业古国。

犁，作为农业生产力要素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在当代的一些农业史著作和农具史专著中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如：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部编写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董恺忱、范楚玉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国农业博物馆编写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和《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阎万英、尹英华的《中国农业发展史》等，都不同程度地论及关于传统农具的内容。刘仙洲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周昕的《中国农具发展史》，陆敬严、华觉明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宋树友的《中华农器图谱》和雷于新、肖克之的《中国农业博物馆藏中国传统农具》等，则是从不同侧面来研究中国传统农具的专著。

刘仙洲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将我国古代农具和机械分为整地机械、播种机械、中耕除草机械、灌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加工机械和农村交通运输机械七大类，将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农用工具和机械分门别类地纳入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周昕先生撰写的《中国农具发展史》，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深入研究了不同时期传统农具发展情况。陆敬严、华觉明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其涉及中国传统农具的部分是第八章“农业机械”，这一部分主要对犁的发展历史包括犁的起源与演变、推广与发展完善以及配套作业等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尹绍亭撰写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宋树友主编的《中华农器图谱》和雷于新、肖克之主编的《中国农业博物馆藏中国传统农具》，则以图片为主，配以少量的文字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部著作是中国传统农具的工具书，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各种传统农具的照片，但是这三部著作没有

对中国传统农具的相关内容做一个系统的研究。

除了农史著作和农具史专著外，一些学者撰写了大量的有关耕作工具方面的论文，如：余扶危等：“试论我国犁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1期）、宋兆麟：“我国古代踏犁考”（《农业考古》，1981年1期）、牟永抗等：“浙江的石犁和破土器”（《农业考古》，1981年2期）、王静如：“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农业考古》，1983年1期、2期）、徐中舒：“耒耜考”（《农业考古》，1983年1期、2期）、范楚玉：“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发展阶段”（《农业考古》，1983年2期）、董恺忱：“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农业考古》，1983年2期）、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的石犁”（《农业考古》，1984年1期）、李根蟠：“先秦农器名实考”（《农业考古》，1986年2期）、季曙行：“‘石犁’辨析”（《农业考古》，1987年2期）、刘壮已：“中国古代的石耜”（《农业考古》，1991年1期），以及闫文儒教授有关曲辕犁的论述，等等，这些论文只对某一特定的工具，如耒耜或石犁或曲辕犁等进行考证，对犁的整体发展的脉络以及犁形制的变化、犁耕技术的传播等没有进行全面的分析，更没有对与犁有关的文化现象进行全面的收集和研究。

本书在吸收上述著作和其他相关论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犁的发展史的系统论述和犁耕技术进步的推动力的全面剖析，对不同时期画像砖石、壁画、模型、耕织图中的犁的形象资料的罗列，对犁的形制变化和犁耕技术传播路径的深入分析，对古农书、历代咏农诗、农谚中有关犁的文字资料的整理，对犁的民间传说故事、节日习俗中的犁文化现象的收集，以及广袤中国不同形制犁的展示，力求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犁文化的全貌。在人类文明积极演进的今天和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的未来，让读者全面了解这样一个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历史见证物。

与上述农业历史研究著作和中国传统农具研究专著相比，本书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首先，它从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农具中挑选出最具有生产力标志的“犁”为阐述对象，全面地研究了与犁相关的内容，这在中国传统农具研究领域还是首次。其次，本书的切入点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注重犁的物质层面和非物质

层面的综合分析，着重记录了不同时期画像砖石、壁画、模型、耕织图中的犁，历代古农书、咏农诗、农谚中的犁，民间传说故事、节日习俗中的犁等，凸显了犁的非物质文化特质。而以往学术界对传统农具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于犁的物质结构和物理作用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犁的非物质层面的系统研究。第三，本书不仅系统地研究了犁的发展历史，而且对犁的发展变化的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引导读者深入地了解犁在发展、改进中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第四，本书对犁的形制的演进进行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从而揭示了犁的形制演进的脉络。第五，本书借鉴了中国人口史和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作为犁的传播载体的人在犁耕技术传播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对犁耕技术的传播路径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第六，本书采用古今相关资料的整合与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古籍资料的整理、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再通过田野调查的手段，从不同的角度互相印证，来丰富犁文化的研究成果。第七，本书收集整理了除中国香港、澳门外的其他 30 多个省份的不同形制犁的文字和形象的资料，以及我国不同地理类型和农业生产环境中实际使用的犁的实地拍摄影像资料，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我国传统犁目前的使用状况，提供了一个新的信息平台。

第一章

神農氏田宜牧田本種穀以養萬民



犁的历史

人类使用工具的历史远远早于农业发明的历史。在原始的渔猎采集时代，人类就发明了木石工具。最初用于挖掘植物块茎的木棒逐渐演变成“耒”，经过改进后成为“耜”。这就是原始耕作工具的雏形，因此在古代汉语里通常都以“耒耜”泛称农业工具。中国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有很强的连续性，犁的发展演进的连续性更加明显。从耒耜到石犁，再到青铜犁、铁犁、直辕犁、曲辕犁，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一种形制的发生发展伴随着与其他形制共存、发展高潮到逐渐被新的形制所取代。犁的每一种形制的发展过程，都带来生产力的突破、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把中国犁的发展历史同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特点和规律联系起来，对中国犁的发展历史作一个适当的分期。中国犁的发展史，就像中国农业史一样，和社会历史分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犁的发生发展是由于各种人为的和自然的诸多因素干预而造成的一种连续的过程。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和改造能力的增强，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结构、生产内容、规模和布局总是或缓或速地发生变化，从而使农业生产显示不同的阶段性。犁的发展也不例外，也会受社会经济、政治和自然诸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社会经济制度的因素是重要的，但不是惟一的。除了社会经济制度外，自然条件的特点和变化，人口的消长、转移和分布，民族的交流、融合和斗争，都与犁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从而形成了中国犁发展史的阶段性，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不完全一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静如教授将中国犁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阶段：原始犁。这一阶段因工具简陋，全用人力刺土下种，仅可在住所附近施用，所以耕种的面积既小，而且不成定形。那时的耕种劳作大部分以妇女为主。第二阶段：古代犁。因为此时期牛耕出现，牧畜为男子的主要业务，于是男子力田，妇女渐渐退出了耕作。前期古犁只能作沟，但不能尽发翻土。古犁后期，铁耕开始，耕力增加。第三阶段：中世犁。这时犁有犁壁，可以翻土。第四阶段：近代犁。钢铁装备了耕犁，蒸汽机代替了畜力，于是改良犁、坐犁、车犁、拖拉机犁依次出现。

^① 王静如：“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农业考古》，1983年1期。

为了更清晰地看到犁耕技术的变化，我们把中国犁的发展史分三个部分，即古代发展史、近代发展史和现代发展史。根据李根蟠先生在“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①一文中划分阶段，我们将中国犁的古代发展历史分为五个发展阶段。这样，犁的改进与变化、创新就一目了然。第一个阶段是原始农业时期，中国犁的代表形式是“耒耜”和“石犁”；第二个阶段是沟洫农业时期（虞、夏、商、西周、春秋），中国古代农业也是从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农业过渡时期，中国犁的代表形式是“青铜犁”；第三个阶段是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农业的主要特点是北方旱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中国犁的代表形式是“铁犁”和“直辕犁”；第四个阶段是精耕细作农业扩展时期（隋、唐、宋、辽、金、元），农业的主要特点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中国犁的代表形式是“曲辕犁”；第五个阶段是精耕细作农业持续发展时期（明、清），主要特点是为了适应全国性人多地少格局的形成，多熟种植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精细化，中国犁的代表形式是“多种形式犁的共存”。第一个阶段属原始农业范畴，二、三、四、五阶段属传统农业范畴。这是从生产力角度考察农业生产所作的分期。本章侧重从犁牵拉的动力变化、土地和水的利用方式以及耕作制度等方面来分析不同时期犁的发展历史、脉络和特点。

中国犁的近代发展史和现代发展史，是作为传统冷农具的犁，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引进、改造、研制出适合中国农业生产的犁耕机械的发展历史。中国犁的近代发展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而中国犁的现代发展史则描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犁耕机械的发展情况。

第一节 耒耜

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远古时期，大地上长满

^① 李根蟠：“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诸问题》，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了大片的森林，森林中又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野兽时时出没在丛林之间。我们的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过着“采树木之实，食羸蠃之肉”^①、茹毛饮血的原始采集、原始狩猎的生活。先民通过采集和渔猎，来获取食物。山野里生长着各种花草树木，有许多根、茎、叶、果实，提供给人类食用；还有许多飞禽走兽、鱼虾被人类捕捉，充当另一种食物来源。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集居程度的提高，一定区域内，作为人类食物的动植物资源越来越少，人们不得不迁移到新的地方，寻找新的食物资源。新开发地域的食物资源又很快枯竭，人们不得不周而复始地搬迁。这时候，自然界的食物是非常充足的，人们可以通过迁移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衣食问题，被动地接受自然界的恩赐，没有产生“农业”的概念，或者没有必要去考虑、学习如何种植植物和圈养动物。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可供人们食用的资源越来越少，不得不思考新的应变方法，吃不完的动物，活的可以养起来，动物尸体不再丢弃，而是贮藏起来；吃剩的植物或贮藏或种起来，人们不再频繁搬迁，逐渐定居下来。正是在这种原始的采集与狩猎过程中，农耕文化才得以孕育和萌芽。从狩猎中，先民们逐渐学会了识别和驯化兽类；从采集中，他们则逐渐学会了辨认果实和种子。特别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观察到，植物的籽粒随风飘落，会在地面上长出新的植物，于是就把采集到的植物的块茎、籽粒等种植在居住地的周围，并打制石器，制造生产工具，“以垦草莽”，



图 1-1：神农执耒画像

① 《淮南子·修务训》